

一位醫生 …… 一位校長

本會顧問專訪 ——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 梁智仁教授



在香港救助兒童會的廣西省探訪活動中，梁教授與當地的小朋友合照。

梁智仁教授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校長，原是國際著名的骨外科專家。相信大家都會感到疑惑，一位享譽國際的骨外科專家為甚麼轉職成為一間大學的校長？因此，筆者在預備跟梁教授作一個專訪前，也深思了好一陣子，從工作方面看，性質是完全不同；從社會角度看，會為社會作出不同的貢獻。為甚麼梁教授會有這樣的轉變呢？

「我由一位醫生轉職成一位大學校長不是一個偶然……」

一位醫生

梁教授與我們分享他的事業歷程。1965年，梁教授於香港大學醫學系畢業，那時他並沒有選擇開辦診所，由於他喜歡成為一個學術性醫生，所以畢業後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工作。1981年他升為教授兼骨科學系主任；1985年，更獲委任為醫學院院長。完成六年任期後(已是兩任院長)，他繼續處理主任的職務，同時兼任醫學研究院總監。梁教授跟我們分享已服務了港大醫學院38年，在這數十年間，除了醫治病人外，還要講課、做研究及處理很多行政工作。



梁教授為我們訴說他的事業歷程。

一位校長

其後，梁教授成為公開大學校長的過程又是怎樣呢？他憶述：「大概2002年尾，那時我已在香港大學延遲了三年才退休，有一間獵頭公司接觸我，邀請我出任香港公開大學校長一職。我也在考慮這個選擇是否值得呢？我過去在一間傳統大學工作，看到好多好處，但同時亦看到一點，就是受著規則所限，以致學生修讀科目缺乏靈活性。而香港公開大學採用學分制度，讓學生能靈活地累積學分，直至取得學位。當然學生也要依照修讀課程的規例，修畢所需學分及科目，但剩下來學分，學生可自行選讀其他有興趣的科目。」就是這個靈活性吸引了梁教授。「除此之外，我也想親身體驗一下遙距教育是否真的可行，如果可行，面授與遙

距是否可以混合，變成一個新的教學模式呢？」這點也吸引了喜愛創新的梁教授。

校長室的一幅牆，掛滿了梁教授在醫學界上所得的成就，他還為我們逐一介紹。

工作性質的轉變

雖說做醫生，每天只是醫治病人，但梁教授不只是醫生，還是醫學院院長，與大學校長的工作性質無疑，同樣需要處理很多行政工作。原來梁教授一直對行政管理甚有興趣，由做醫生開始，已累積了多年的行政經驗，所以這個轉變對他來說，也沒太大不同。梁教授更認為好的行政管理是有助前線人員的工作，他指出：「行政一定要精簡，架構越簡單越好，盡量減少層次，不會令到前線人員工作有阻滯。同時也認為一個好的行政人員需要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，這樣就容易分析到那些事是幫到前線人員，那些事反而有阻礙。」除此之外，他認為討論也很重要。「我時常跟同事公開討論，甚麼事都會討論，但我認為討論也要有一個限制，達至一個層面，必需有一個決定，不能一直討論下去，這也是醫生的特質——決斷要快。」

從病人……到學生



梁教授認為在手術當中，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就會更密切了。

眾所周知，醫生的目標是醫治病人；而校長的目標是要讓學生得到一個完善的教
育，使一間學校完全發揮其作用。梁教授認為分別在於個別性及宏觀性。「醫生與病人
的關係是個別和密切的。在公立醫院，每天要面對好多病人，事實上無法對每一個病人
都有特別的照顧，但如果要做手術，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就會更密切了。因為手術成功，
你會好開心，但如果手術不如理想，難免心情會下滑。有時在手術期間可能遇上意
外，例如併發症等，始終與病人是存在著一個個別性的關係，尤其是醫治私家病人，
因為他們特別找你。所以我每日怎樣忙，就算做完大手術，也會去看一看病人，先
放心離開，所以顧慮的都是個別性。但學生很難個別性照顧，要宏觀地看，就是使
學校的教育質素能有效地提高，使學生得到更完善的教學。」

「我希望混合式教育可以普遍化……」

混合式教育

梁教授認為面授課程和遙距課程是有空間可以合作的。他舉了一個例子：「有一個人，讀了兩年面授課程，但由於他的經
濟和環境不能繼續，所以決定要出外工作，他就可以選讀遙距課程，繼續完成學業。」他還舉了一個創新的例子：「334快將
推行，學生其實是多了時間學習的，理由是給學生多些思考，那樣學生可以用一年時間出外工作，同時在這一年利用遙距教學
繼續學業，這樣，學生畢業後，就可以有一年的工作經驗了。又例如我選讀醫科，也可以同時選讀文科，這樣不可能嗎？我多
了一年的時間嘛！又舉一個靈活的例子，我在浸會大學讀傳理系，但同時想去樹仁大學觀摩一下，我覺得是可行的，香港是一個
區域樞紐，應該可以靈活些，不應該太過保守，因為每一間大學都必定會有長處和短處，所以我真的希望可以利用一個混合
式的教學方法。」但願梁教授真的能將這些想法實現出來。

「我看到有創新的機會……」

成長歷程



梁教授(前排中)與家人的大合照。

「我爸爸是一位家庭醫生，而我大哥也是一位醫生，我有七兄弟姊
妹。那時的小孩子思考不是太成熟，我想只有小部份的孩子才會立志將
來要做甚麼，大部份都是受著環境所影響。1960年代，香港學生考上大
學的機會很少，所選擇的科目亦不多，只有文科、理科、工程、醫學及
建築，如果想讀比較職業性或技術性的科目，在職業上只能選擇工程師、
醫生或測量師。曾經有一個時候，我喜歡讀工程，更想過到外國讀工
程，但由於考慮到經濟方面，沒有走這條路，所以最後選擇讀醫科。」

鑽研骨外科

「我比較有興趣於技術手藝方面，也喜歡很快看到結果。60年代的香港，骨科
發展緩慢，但我看到很大的發展空間。那時候，斷骨要打石膏，因為骨生長得慢，
如果是斷手骨，至少六個星期才可以拆石膏；如果是斷腳骨就要十星期，甚至乎要
更長時間。如肌肉已經萎縮，關節也變硬了，這要更長時間才可以康復，打石膏是
一種舊式的醫治方法，然而我看到有創新的機會。現在醫治斷骨的方法不同從前，
我們只需打一條釘，接好，第二日就可以落床行，不再需要石膏了。好像做微創
手術，只要在關節上放上關節鏡，兩三日就可以回復正常。在這短短幾十年間，骨
科可以稱得上在外科方面發展得最快的專科，所以那時候，我選擇了這一科。」



青年時代的梁教授。

「那時感覺就像中了彩一樣……」

遇上困難

從筆者搜尋的資料中，得知梁教授在世界各醫學雜誌及教科書上發表了200多篇文章，他集中研究脊柱方面，當中必定遇上不少困難。梁教授表示做研究必需具備三項有利條件，一是研究經費，二是充足資源，三是時間充裕。梁教授畢業後，三項條件都沒有。「那時候沒有經費，也沒有資源，都是用部門的錢去做研究，也沒有太多的時間，因為大部份時間都要醫病。那時候，我用了合作式，與工程學系合作，因為我們是做生物力學研究，而生物力學與工程學是有很大的關係。與此同時，工程學的學生在畢業前，

也需要完成一份研究，所以我利用這個合作機會，一起做研究。作為醫生，研究是重要的一環。

還記得我畢業後23年，才取得第一筆120多萬的研究經費，那時感覺就像中了彩一樣，十分厲害。」梁教授雀躍地說。他更認為互相合作就是解決困難的好方法。

梁教授與太太及兩位兒子攝於倫敦。



與家人一起享受生活的樂趣。



「回到家中，我就Switch Off……」

時間運用

現今社會，忙碌好像是理所當然的，梁教授認為大家可以適當地分配時間，令作息正常。「每一個人應該計劃好自己的工作時間，然後計劃好自己的私人時間，無論你是獨身還是有家室，都不可以將時間完全分配給工作。時間運用是十分重要，工作時間、休息時間、私人時間都要計劃得好。」聽後，相信很多人都要重新計劃好自己的時間，一起重新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。那梁教授如何安排自己的時間呢？「我有一個習慣，每日放工回到家中，我就Switch Off，甚麼公事都不想，只想自己的興趣和家庭。」原來如此，怪不得梁教授看起來頗年輕。



梁教授正在品嚐紅酒。

對新一代的寄望……

身為本會的顧問，梁教授寄望我們除了與國內交流外，也可以多作國際化的交流。「我十分同意我們要認識中國，但同樣亦不要忽略國際方面。從前我看見很多醫生，初初站出來講話時都很害怕，後來視野擴闊了，由東南亞至亞洲再到歐洲，可以比得上世界級，所以我也希望新一代能讓青年人的視野擴大至國際方面。」除此以外，梁教授也希望我們多作環保方面的工作，因為他認為環保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對的最大問題。

給青年人的勉勵話語……

「我希望青年人是積極做事，好動力，好上進，努力爭取。」這個就是梁教授給青年人的話。梁教授表示雖然香港的生活質素比從前進步了很多，但也不見得現在的人比從前的人開心。「可能現代人太過執著，時常說：『我要人工多些，我要攀上這個位。』」等等，雖然物質齊備，但人的心態沒有以前開心，所以我希望青年人多些欣賞和享受自己的生活環境，如果可以做到，香港就可以成為和諧社會了。和諧並不是政府要作甚麼，乃是本人的心態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不足，大家要明白沒有一樣事是十全十美的，但我們應該反省我們所擁有的，應好好享受它，有上進心之餘又可以享受這些現有的，我想大家的心情會更舒暢更快樂。」聽完梁教授的一席話，大家真的要好好享受、珍惜現在呀！



訪問後，梁教授與我們在他的辦公室內拍照留念。